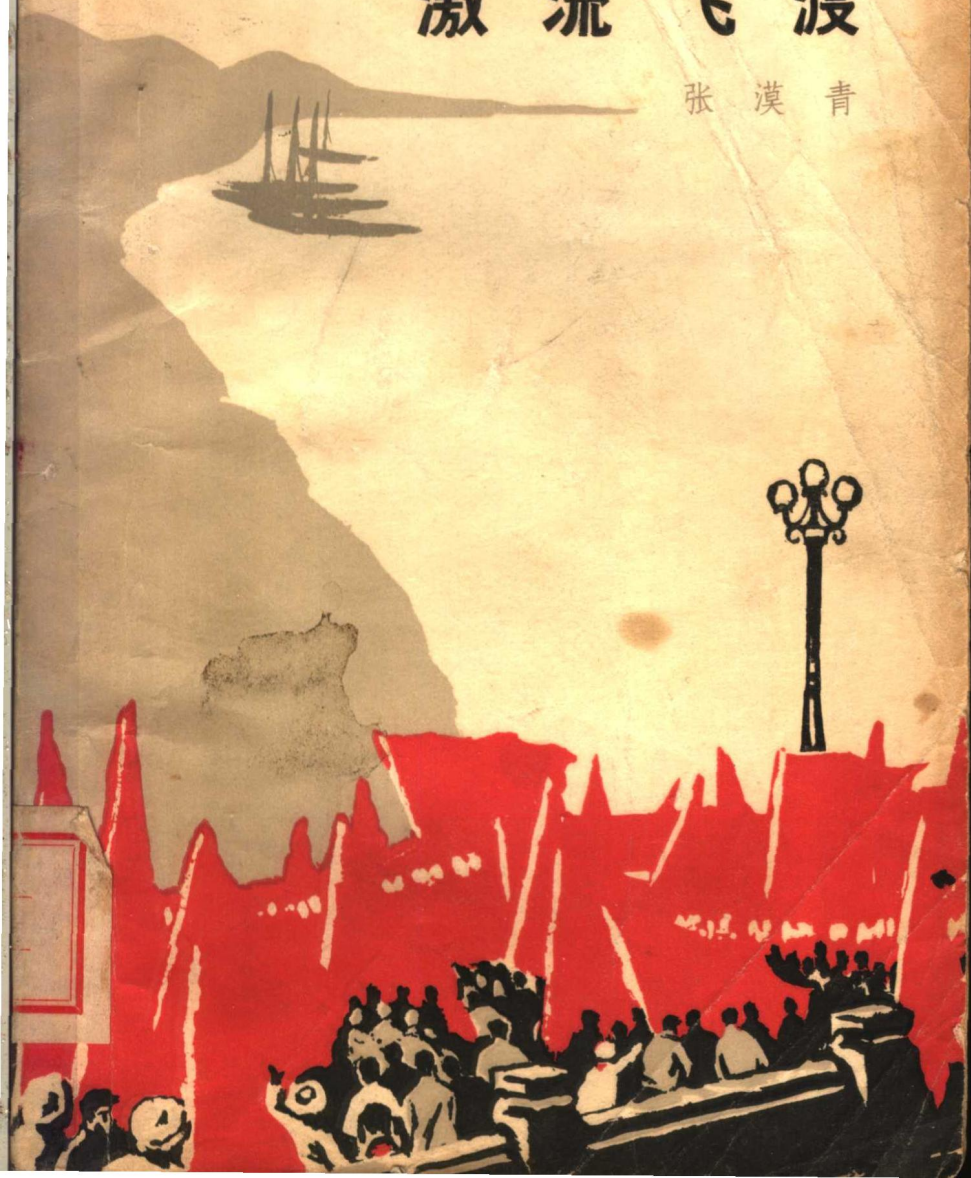


激流飞渡

张 漠 青





激 流 飞 渡

张 漠 青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书写的是一九五九年广东某县在县委书记领导下修建桥闸的故事。

县委书记李海平以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领导修建桥闸。计划开始，就遭到具有保守思想的水利干部的反对；工程进行中，更展开了人与自然的搏斗，以及先进思想与保守思想的斗争，但李海平坚决依靠党和群众，绝不向困难低头，终于在水利工程及思想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

作品生动而逼真地刻画了主人公李海平和县委第一书记沈俊卿的崇高形象，描绘了大跃进中群众蓬勃的革命干劲，并批判了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保守思想。全书风格朴素，基调高昂。

封面画：柳成蔭

激 流 飞 渡

书号 1812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5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2}$ 插页 2

196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1500 册 定价 (2) 0.60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一 夜 話

一九五九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約摸深夜两点钟左右，南方瀕海的一个中等县城里，所有的馬路街巷都沉寂了，显得特別的幽靜和整洁。車站附近大跃进后新盖起来的高大楼房，在明亮的路灯光照耀下，看上去十分美丽壮观。馬路两旁一些雪白的墙壁上，描繪着各种多姿多彩的壁画，横写着醒目鮮明的大字标語。路旁栽种着金凤树、相思树、白玉兰和木麻黄。风吹过来，搖搖摆摆，婆婆娑娑，掩映着月光灯影，显得异常的溫柔清丽。

自从大跃进以来，各行各业以冲天的干劲从事着生产劳动，人人都好象生龙活虎似的。所以尽管已經更深夜靜了，馬路上还是没有完全断絕人迹，偶尔还有三五成群的行人出現。他們不是进城积肥的农民，便是夜班落班的工人，或是赶完紧急任务返回宿舍的机关干部。他們纵情快活的談笑声，划破寂靜的夜空，久久地蕩漾在路旁的树梢上和屋頂上。

这时候，一辆风馳电掣的单車，响起一串叮叮叮的鈴声，从几个积肥的农民身旁閃过，飞一样奔馳在馬路上。

車上坐着一個干部模樣的中年人，藍布制服的褲腳高高卷起，打赤腳，一雙黑色的車輪膠拖，吊在車前的把手上，晃晃蕩蕩。一個墨綠色的行李袋，打橫綁在後座上，鼓鼓囊囊。車子飛快地奔馳到百貨大樓前面的十字路口時，便迅速向右轉了個彎，拐入另一條大街去。

車子飛馳到大街盡頭，剎地停了下來。原來這兒已經中共縣委會的門口。兩株巨大挺拔的木棉樹，威武地屹立在大門兩旁的兩個大花壇上。它們蒼勁倔強的枝桠，在簡樸的大門上空交錯起來，擋住皎潔如水的月色，漏落滿地斑斑點點的銀光。當中年人敏捷熟練地跳下車時，一個年青的警衛，在門邊啪地一聲扭亮了門楣中央的一盞電燈，快步走過來。他打量了來人一眼，禁不住驚喜地喊道：

“啊，李書記，回來啦！”

“是呀，小羅，回來啦！”

“我幫你，讓我來幫你！”

“不，不，你值你的勤……”

李書記邊說邊把車子推進大門。他對警衛親熱地點了點頭，便又翻身跨上車子，向大門內一條筆直平坦的林蔭道撻馳而去。

李書記的名字叫李海平，是個農民出身、打過游擊的當地老干部，目前是这个縣的書記。他今年四十剛出頭，身材高高瘦瘦，面色黧黑，有一頭短而直立的“沖冠式”頭

发。他平时身上老是穿着一套褪色的蓝布制服，脚上老是穿着一双水陆两用的車輪胶拖，腰間老是束着一条当地农民爱用的水布。为人寬厚朴实，非常勤儉节约，从来不肯多花一分錢。他的脑子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一絲半毫的杂念也钻不进去。平时干起工作来，精神奕奕，两眼炯炯发光，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冲劲和韧劲。他不喜欢坐办公室，机关里一沒有事，就要抽身往乡下跑。而且还有一个怪脾气，特别喜欢徒步走小路。遇村过村，逢山爬山，逢水蹚水。走到哪里，住到哪里。随处看，随处問，随处談。这样，多年走落下来，他就把全县的水文地理、耕作經驗以及其他种种情况，摸了个滾瓜烂熟。真是閉着眼睛也能說出某个村某丘田的土名和泥质，变成了县里农业生产上的一本活字典。半年前，組織上調他到省委党校去学习理論，他欢喜得不得了，两手倒抹着头上短而直立的冲冠式头发，眯細着眼睛笑道：

“嘿嘿，我也有机会当秀才啦！要好好磨尖脑壳，拼命钻它一钻，钻它一钻！”

因为他小的时候只念过两年私塾，文化程度比較低。解放后他曾不断向組織上要求过让他去学习，現在得到了这么一个好机会，当然感到特別宝贵和高兴。

临到动身前夕，他收拾完行李之后，拿着一份关于修建桥閘的书面計劃，上县委第一书记沈俊輝的房間去。关于要在貫穿县內的伟江上修建一条桥閘的問題，他們两

人是談过許多次的。大跃进之前，只限于談論，除了一边談一边嘖嘖感叹向往之外，誰也不敢存什么妄想。因为不說別的，光是工人，一动手就要成千上万，你到哪儿去找呀？大跃进之后，公社化一来，他們的心便活动起来了。越談越有劲，越談越兴奋。經過三番五次的考虑琢磨，他們觉着要修建这样的一条桥閘，不仅是领导上的要求，主要的还是全县八十多万人民的要求；不仅是可能办得到的，而且是非办不可的。因此，便由李海平领导农村工作部和水电局的几个干部，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拟出了这么一个方案。打算在明年冬天伟江水位浅涸期間动手开工。

“总算赶出来了！”李海平把手中的计划书递给沈俊輝，坐下說道，“唉，一个人文化水平低，搬弄起文墨来就是难哪！老沈，你看一看，修改修改！”

沈俊輝接过计划书，十分高兴地一頁頁翻着，边翻边說道：

“我怎么能改！这件事，說起来还是你的发明創造哩。你快去快回来吧！动工的时候，沒有你可不行哩。我比起你来，究竟还是个外行呀！”

“別客气啦，你一定要改！”

“看看再說吧……你明天就走？”

“是呀，半年后赶回来，刚好赶得上。”

“好！象我們这样的材料，解放前沒念过几天书，有

机会学习，真要好好抓紧啊！老李，話又說回来了，到了党校，你可就别再記挂这件事啦！”

“我知道！”

光阴似箭，轉眼間半年就过去了。在学习期間，李海平也真的把桥閘問題放下了。可是，沒想到学习将近結束的时候，囑咐他別記挂这件事的沈俊輝，竟在来信中突然提起这件事来了。他說，那份計劃送到专署水电局之后，該局領導人不大同意，馬上就要下来調查。希望他能及时赶回，一起参加討論。到了前天，又突然接到沈俊輝的一封电报，催他在学习結束之后，一天也不要停留，立即返县。昨天开完結业典礼，今天一早，天还未亮，他就翻身起了床，急急忙忙跑到車站，赶坐早晨五点钟从广州开出的长途汽車。他在車上足足顛簸了十七个钟头，到今晚十时左右，才到达地委所在地的城市。本来，按照一般的道理，他应当在地委招待所休息一夜，等到明天上午，再搭长途汽車回县。可是他归心似箭，到了地委机关之后，連半个熟人也不去找，只向地委办公室的值班同志借了一部單車，呼哧呼哧地，泵足了气，便又連夜踩了四个钟头，火烧火燎地赶回来了。

李海平的車子飞驰过林蔭道，又經過办公楼前面的籃球場，向左轉入一条狹窄的小徑，再穿过一片围墙中間的一个小門，来到了宿舍前面的大庭院上。他揚头一望，所有的房間都熄了灯，黑洞洞的，只有左角落沈俊輝的房

間還亮着燈光。他心中一喜，刷地跳下車子，把它就地放好。然後解下腰間的水布，一邊揩着臉上、脖子上溼溼的汗水，一邊徑直朝沈俊輝的房間走去。

“好傢伙，你总算回來啦！”

縣委第一書記沈俊輝從椅子上一蹶而起。桌上的一份文件刷地飛到地下。他張開兩臂，快活地走過來，一把攔住站在門邊的李海平。

沈俊輝四十歲左右，身材高大，粗粗壯壯，濃眉大眼，頭髮烏黑烏黑，動作敏捷靈活。他是部隊轉業幹部，帶着軍人的豪爽和魄力，從土改以來，把這個縣的生產弄得很有名氣，始終走在全專區的前頭。

“你总算回來啦！”他抓住李海平的胳膊，端詳着，快活得連嗓音都變了，一股勁地問道，“什麼時候到的？什麼時候搭的車？今天搭的車？真的刚到？一天就赶到？”

李海平揩着汗，不斷笑咪咪地點頭。

“一天？哎呀，我的電報把你害苦啦……噢，從廣州到咱們縣，足足有五百七十公里，又沒有直通車，你是怎麼搞的？難道你能飛天？”

李海平掉轉頭，指了指庭院里的單車，它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哈哈哈哈哈！”

沈俊輝一邊大聲笑着，一邊用手推着李海平的背脊，把他推進房間。

当他們兴奋地相見时，有一个人从房間里靠牆的木板沙发上站起身，慢步踱到房間中央，斯文地停下来，抽着烟，望着他們微微地发笑。这个人就是地委委員、专署水电局长，名字叫做陈逸群。他生得身材适中，有点发胖，前額秃頂，有着一对明亮聰睿的眼睛。他身穿一套朴素的浅灰色制服，样子約有四十二、三岁，通身上下，干干净净，平平整整，动作不紧不慢，一副从容鎮定的神态。看得出是个飽經风霜、富有涵养的人。这时候，他向前走上一步，一面向李海平伸出右手，一面平靜地說道：

“海平同志，你回来啦？”

“啊，陈局长！”李海平刷地把水布盘到脖子上，两手一齐紧握住对方伸出来的一只手，不断搖着，兴奋地說道，“想不到你也在！想不到你也在！”

“嗯，坐吧！刚才我跟老沈还談到你呢，真是一說曹操，曹操就到。”陈逸群抽出被紧握的手，指着沙发說，“坐，坐，海平同志，你真是干劲冲天呀，一天跑五百多公里。要是我，骨头早顛碎啦！”

“嘿嘿！”李海平寬厚地笑着。

沈俊輝拾起跌落在地上的文件，用手指弹弹，放回桌上。他的兴奋还没有过去，他指着桌上的文件，还是激动地說：

“老李，你回来好，回来得正是时候。哪，这就是那份計劃，刚才我們还在爭論哩……”他边說边蹲到沙发前

面。那儿摆着一个小巧玲珑的风炉，炉子上搁着一只小小的有柄的銅煲。他拿起銅煲，望了望熄了火的炉膛，說道：“老李，半年沒喝工夫茶了吧？”

“是呀，真想喝。来，火炭呢？我来添！”

“不，不，你躺躺吧……”沈俊輝站起身，把李海平推按进沙发里去。“咦，你怎么好象瘦啦？”

“我是丢进油鍋也不会肥的！”

“肚子餓吧？”

“不餓。哈哈，老沈，你一提起工夫茶，我倒口渴啦！”

“你們潮州人全都是茶鬼……哪，这是勝餅，也是你們潮汕的土特产，你先吃一点吧！老陈，你也尝尝！”沈俊輝打开一个盒子，放到沙发边的小圓桌上。他自从轉业以后，慢慢也喜爱起当地的一些生活習慣来，每逢余暇，也爱冲点工夫茶，品味品味。現在他打开一个茶叶罐，把它伸到李海平鼻前，夸张地說道：“嗯，怎么样？香吧？凤凰山名茶。嘿嘿，你鼻子还算灵……好，你休息一下吧。老陈，我搞炉子去！”

他弯下腰，用大手托起炉子，又提起一把葵扇，大踏步走出門去。

“陈局长，你吃勝餅。”李海平說。

“我不想吃，你坐了一天車，餓了，你吃！”

“陈局长，你对桥閘有什么意見？”

“嗯，你休息吧……吃几块餅，息一息，等老沈回来，

再一起談！”

兩人沉默下來。

對於這位陳局長，李海平了解得很少。過去雖然見過幾次面，但因為陳逸群主要是抓大型水利的，很少到這個縣來，所以彼此還沒有什麼交往。他只知道他曾經在一個有名的大礦山當過礦長，近年來對水利建設也很內行，有能力，有氣魄，做事認真負責，研究問題很細緻。無論什麼問題，都愛尋根究底。記憶力強得驚人。聽人家匯報時，微微閉着眼睛，微微歪着腦袋，一支煙接着一支煙。不做記錄，卻能記得一清二楚，而且能夠慢慢地一條一條地提出問題，經常問得匯報的人面紅耳赤，瞠目結舌。而他既不生氣，也不責備，也沒有炫耀自己的表現，只是平靜地說：“調查研究嘛，不是一兩次就能完善的，再深入下去吧！”因此，下級同志除尊敬他之外，又都有些怕他。

李海平看見對方說完話後，閉上眼睛，斜躺在沙發上養神，便不再去驚動他。只是一邊吃着勝餅，一邊環視着房間。房間的陳設十分簡陋，除了這套破舊的木板沙發之外，就是一張床鋪，一張桌子，一個書架和幾把椅子。牆壁上掛着一幅复制的、黑底白字的毛主席親筆書寫的《沁園春》。

“唉，老沈怎麼還不結婚呢？”李海平環顧着這簡潔空洞的宿舍，禁不住惋惜地這樣想着。

沈俊輝原来有个爱人，是地委組織部的干事。他們是自由恋爱結婚的，婚后感情很好。誰知道在五年前一个夏天的晚上，她下乡参加防洪搶险时，在狂风暴雨之中，英勇地牺牲在大堤的缺口里，她的尸体屈着膝紧紧地堵住了缺口，崩坍的土堤把她掩埋了。留下来的刚出世几个月的女儿小娟，现在还寄养在地委直属机关的幼儿园哩。

李海平从沙发里站起身，放下褲脚，点起一支香烟，含在嘴里，大口地吸着。他踱到窗边，左手扶住窗櫺，凝望着外面。窗外的院子里，一片銀白色，月光如水。金凤树和木麻黃，在明淨如鏡的地面上，印下婆娑搖曳的影子。周围很靜，夜已經很深了。秋夜的天空是那么高，那么深，在月輝里是那么柔和。稀疏的星星，調皮地在青紫色的夜空里眨眼。薄薄的雾气，在树梢上輕輕地浮游着，蒸騰着。李海平感到有点凉意了，他正想离开窗戶时，忽然发现沈俊輝原来是蹲在院子左边的屋檐下，正在认真地攪着小炉子，从那儿不时迸散出来細微的火星。

李海平走出房間，向沈俊輝蹲着的屋檐下走去。这时，沈俊輝已經捧着烈火熊熊的小炉子走过来。李海平迎上去，接过他手中的小炉子，两人并肩走回来。他們把小炉子放在沙发前，把灌滿井水的小銅煲放到炉子上面。这时候，陈逸群也睜开了眼睛，默默地望着小炉子。三个人暂时都沒有說什么，只望着炉子出神。不久，小銅煲的

嘴嚙嚙地噴出一股白色的烟霧，小小的盖子也扑扑地跳着、响着。李海平提起小銅煲，高高地向一个土紅色的的小茶壺里冲去。接着，他端起小茶壺，低低地在四只白色的小茶杯上，一圈一圈地旋轉着，那釀得发黑的茶汁便一絲絲流进小茶杯里，热气騰騰地散发出一陣陣扑鼻的、誘人食欲的甘香。

沈俊輝喝过第一杯茶之后，拉过书桌前的一把椅子，放到沙发对面，坐了下来。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一边喝茶，一边談話。

“你談談吧，”沈俊輝对李海平說，“你是最早的建議人。”

原来这个县在解决了潮灾、水灾之后，旱灾还没有很好解决。因为这个县地处平原，无法依靠山岳来修筑水庫。遇到天旱，只有发动成千上万的群众，破費相当数量的器材，才能把貫穿县境的伟江拦腰截住，使江水向西倒流进两岸的田园里去。这样虽然也可以解决一些問題，但每年却要浪費很多的人力和物力。为了根治旱患，李海平提議在伟江上修建一条大桥閘，需要水的时候，閘門一关，江水就蓄存起来，变成一个“平原水庫”。不需要水的时候，閘門一开，江水就流入大海。李海平的这个想头，是当县里修建了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涵閘之后，才联想到可以把无数的涵閘連接在一起，修建成一条大桥閘的。它既能解决生产問題，又能解决交通問題。它可以

使遙遙相望的江南江北，連成一片。群眾等船待渡、跋涉沙灘的種種艱苦，也同時可以得到解決。他的這個建議看起來是很大膽的，但又是非常切合實際的。

“我有什么意見呢？我的意見，計劃里都寫着哪，”李海平說，“我倒是急着想听听陳局長的意見哩。”

陳逸群掃了李海平一眼，放下茶杯，慢慢站起身，拍掉制服上的煙灰，背起手在房間里踱來踱去。

“有些問題，剛才跟老沈談了。其實，我也沒啥意見。海平同志，湘偉橋的傳說，你聽說過吧？”他用講故事的口吻說道，“偉江中游的湘偉橋很有名，這條橋，相傳是韓湘子和鐵拐李斗法，兩人各從一頭築起。要在一夜之間，雞啼之前，築到江心銜接起來。看誰築得多，築得快。結果怎樣呢？都沒有築到江心，雞就啼了，兩人都輸了。為什麼都輸了呢？因為江水太急，浪頭太大，連他們做神仙的也沒有辦法啦……嘿，這當然是無稽之談，可是江流太急，沒法在江心築橋，倒是事實啊！”

“陳局長，橋閘是在下游，江面闊，水不太急。”李海平說。

“這個我知道，雖然不太急，可是比起別的江河來，還是急的……我只不過想提醒你，要在偉江上建橋，不是那麼輕而易舉啊！當然，你們現在的問題，倒不是流速，而是別的了。你們修建橋閘的地点，全是沙底，這倒是一個傷腦筋的問題。沙底建橋，在目前來說，我們也是沒有經

驗的！”

“陈局长，”李海平听到主要问题是沙底，反而舒出一口气，放下心来。他高兴地說道，“沒問題，沒問題，我們县的江河，大部都是沙底。我們是在沙底上碰得头崩額裂，才闖出一條路來的！”

“闖出什麼路？”

“不打桩，不打直桩！”

“不打桩？”陈逸群突然停止踱步，站在房間中央，緊盯着李海平。“老李，這是科學，不是隨隨便便可以開玩笑的……按照目前的情況，如果一定要建，也只有一個辦法……”他坐回沙發里，點燃一支煙，一邊抽着，一邊繼續說道，“那就是把橋墩的基礎，一直打到沙底下方的岩層上。如果下邊沒有岩層，也要一直打下十公尺深，才能承擔得起橋閘的重量。除此之外，無論什麼別的方法，恐怕都不能解決問題。但是，採用這個辦法，國家就要花費大量的鋼筋水泥，這最快也是三、五年後的事……”

“是這樣的，”李海平看見對方停頓下來，便接過說道，“解放初，我們建過幾個涵閘，在沙底上打桩，過了一年，這個倒了，那個垮了。再建，再垮，一連建了三年，垮了三年。後來，我們到處找老農，到處找窍门，專門在海邊找個地方搞試驗。大約半年後，一條道理終於被我們揪出來了！”

“什麼道理？”

“說起来不值錢。原来沙底有一个怪脾气，一碰到水，它就会走。你把桩木打下去，好，沙底下面的泉水，就会順着杉木，慢慢爬上来，渗透上来。时长日久，沙粒慢慢走啦，流失啦。沙底一流失，涵閘也就垮了！”

“嗯，有点道理。”

“还有，沙底不怕重压。你越重，越压，它就越密，越实，一粒迭一粒，一粒靠一粒，越迭越紧，越靠越密，越能承受起重量。”

“嗯……有道理。”

“所以，你只要把沙底封住，封死，使它不流失，建大楼也不怕！根据这条道理，我們修建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涵閘，到现在，好几年了，再也沒一个倒的，垮的。”

陈逸群平静的脸上露出惊异的神色，沉默不語。

“老陈，怎么样？干吧？”沈俊輝問。

“嗯，坦白說吧，我在原則上是支持你們的，不过，国家重点建設太多了，今年又是第二个五年計劃的第二个年头，无法投資……”

“我們自己想办法，自力更生！”

“那当然好，很好……不过，沒有水泥！”

“啊！”

“鋼筋更成問題！”

“啊……”

“九百多米长的桥閘，欠缺这两項基本材料……老